

枪响刘公岛

刘新智 著



大连出版社

枪 响 刘 公 岛

刘新智 著

大 连 出 版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大 连 市 中 山 区 昆 明 街 36 号 大 连 日 报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：280 千 字 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印 张：13%
印 数：1—10000

1989 年 1 月 第 1 版 1989 年 1 月 第 1 次 印 刷

责 任 编 辑：徐 成 责 任 校 对：李 黎

封 面 设 计：钟 福 建

ISBN 7-80555-072-7/I·15

定 价：3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真实地再现了1944年刘公岛伪汪海军练兵营官兵武装暴动的英雄业绩。官兵们周密计划，与敌巧妙周旋，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，投奔解放区，参加了人民军队。大爱大恨中显出大智大勇；国仇家仇里显出英雄本色。故事真实、惊险、曲折，感情色彩浓郁，语言朴实流畅。

主要人物

- 丁 业 —— 伪汪练兵营卫兵队少尉队长兼
教官，武装暴动总指挥。
- 辛 成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上士教练班长，暴动领导人。
- 岳 山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上士教练班长，暴动领导人。
- 程树森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中尉副中队长。
- 李国昌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上士教练班长。
- 任德木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上士教练班长。
- 雷大为 —— 二等兵。
- 张挺和 —— 一等兵。
- 黄武勇 —— 二等兵。
- 王文龙 —— 一等兵。
- 刘恩志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上士教练班长。
- 王 福 —— 三等兵。
- 汪维海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中士副班长。
- 古 亮 —— 四等学兵。
- 孙 均 —— 四等学兵。
- 肖 苑 —— 辛成之妻，岛上小学教师。
- 辛 庚 —— 老渔民，辛成之父。
- 老 向 —— 八路军教导员。
- 包其民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中将司令。
- 门铁尧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少将

参谋长兼练兵营营长。

黎玉纯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威海卫基地
队上校司令。

王明之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上校副长。

万金怀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威海卫基地
队司令部中校副长，又名万二虎。

鲁士侯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练兵
营少校副长，外号鲁猴子。

孙翻译官 —— 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少校
翻译官。

谷分奇 —— 伪汪练兵营少尉水兵区队长。

娜琪 —— 鲁士侯之妻，包其民的家庭教
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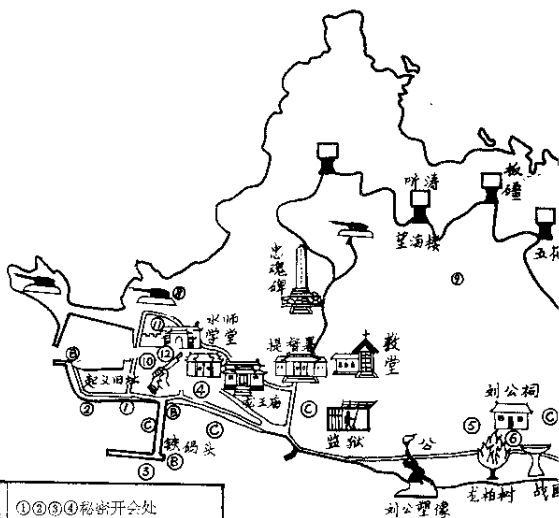
宋小伍 —— 伪汪练兵营中士老兵。

万金旦 —— 四等学兵，万金怀之弟。

林藤 —— 日本辅导部大佐顾问长官。

桥本 —— 日本上尉辅导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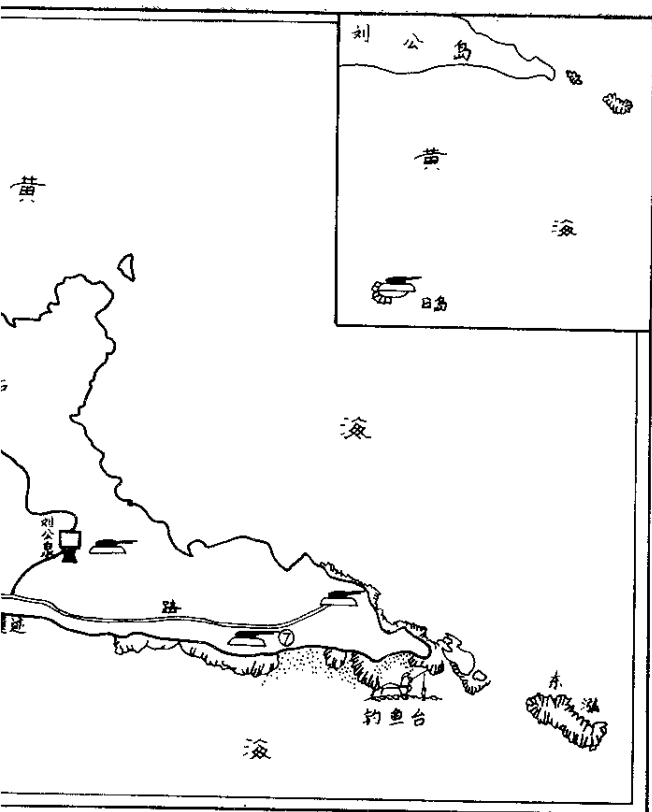
劉公島示意圖



說明

- ①②③④秘密開會處
- ⑤辛成、岳山家住址
- ⑥⑦⑧⑨渡邊隊
- ⑩練兵營——暴動基地
- ⑪要港司令部
- ⑫日本輔導部
- ⑬殺死日本鬼子處
- ⑭打死偽軍官處

黃



目 录

序曲	1
1—34章	16
尾声	411
后记	414

序 曲

大海东方的天际线上，镶着暗红色的扫帚云，一会儿，又变得象凤凰展翅般的绚丽。正在消逝的夜幕，逐渐让光的手臂，悄悄拉到了海平线的那边。苍穹上，那凝结的云层，被曙光冲开一道闪电似的缝隙，海岸四周堆砌着灰白的烟墙。天海之间，弥漫着一片初冬的冷峻，使人感到十分压抑、沉闷和焦躁！

漫长的黑夜，剩下了最后的阴影……

这是武装暴动的第二天——1944年11月6日清晨。刘公岛上，天已经微明。国民党汪精卫南京伪政府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的军营和码头上，影影绰绰可见横七竖八被打死的日本军官、士官，还有伪汪的军官和士兵。海岛的空气里，散发着浓烈的火药气息和血腥味。全岛笼罩着森人的杀气。营房里没有了士兵，没有了武器和装备，空空的兵舍悄然无声，死一般的寂静。家家户户紧闭的门窗，比平日开得晚多了，居民藏在屋里小声议论着，猜疑着，吓得不敢出门；鸡也不鸣，狗也不叫，只有稀少的缕缕炊烟在晨曦中袅袅升腾。往常那种士兵起床的号音和口令声，在操场上出操、跑步、演练和

在军舰上冲洗甲板的繁忙情景，都荡然无存；栈桥铁码头，是一片经过枪战造成的破烂不堪的场面，港面似乎呈现出一场风暴席卷以后的异常平静。寻觅食物的海鸥也极少飞翔，偶尔有三两只盘旋在码头上空，凄然地惊叫着，好象在寻找失去的什么，零星的小渔船静静地抛锚在水里或者搁置在岸边……

本是船来人往，屯兵泊舰的刘公岛，一时简直成了一座死岛，一个可怕的沉静无声的死的世界！

这时，从岛的东端一栋漂亮的洋式公馆里，走出两个惊慌失措的人来。打头的是伪汪海军华北要港司令部中将司令包其民。这个人上中等个头，已年过半百，方圆脸，一双浓密的眉毛下，两只眼睛的溜乱转。看上去，他一时瘦了几许，黑了好多，面色透着憔悴、惊恐，那快要鼓出的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爬满了血丝，堆着眼屎，眼神冒着绝望的凶焰，他歪戴着将军绣丝带的军帽，那套藏蓝色的海军呢制服的风纪扣大敞着，肩上满金两花的中将军衔也暗无光亮，左肩牌快要掉下，在肩头打着忽闪。另一个是他的少校孙翻译官，年岁40刚出头。这两个人手里都提着手枪，一前一后，东张西望，畏畏缩缩，慌慌张张。

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打枪是谁带的头？”包其民浑身哆哆嗦嗦，用几乎是嘶哑的声音问孙翻译官。

“司令大人，准是辛成这小子领着干的！昨天下午枪响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在公馆门口不远处的马

路上，持枪跳下运水卡车，抓你的护兵桑生。”孙翻译官提醒包其民说，“你不会忘记吧？他就是曾经领着水兵请愿的那个大大个子教练班长。”

“他妈的！一个兵头竟有这么大本事，我不信！难道再没有别人？我倒怀疑是不是八路军干的？若真是辛成这小子干的，我抓住剥他的皮！挖他的心！”包其民说着，把牙根咬得格崩格崩直响！又心急地对翻译官道，“好吧，咱们豁出命活捉辛成！”

包其民对这场倾天大祸，是丈二和尚——一点也摸不着头脑。到底是谁干的，他稀里糊涂。两人越走越感到可怕，四周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对前面的西臬营区是个什么样结果，心里也没有数。他停下脚步，猜测地对孙翻译官说：

“前面会怎么样啊？”

“很难说，司令大人。路上说话，草中有人听，咱得防备着点！”

包其民心想：事到如今，不能等死，冒着危险也得知道个究竟。便壮了壮胆说：

“怕不只辛成一个人。我们太麻痹大意喽！我的翻译官，对南京长官可怎么交待呀？还是走吧，先到红兵营看看情况去！”他把手枪换到左手，右手整了整歪戴的军帽，又把枪紧握在右手里，食指扣在扳机上，急匆匆地走在前面。孙翻译官不住向四周瞭望，就象他的一个卫兵，亦步亦趋地跟在主子身后。

他们俩很快走到驻在丁提督府院里的基地队司令部。定睛一看：朱红油漆的大门口，岗哨空了。两人登上台阶，站在门口朝院内四面扫了几眼。门岗值班室敞着门窗，窗外水沟和院子里躺着好几具死尸，整个基地队司令部的气氛阴森森的。如果还剩有寥寥无几的“残兵败将”，那也早就趁黑夜跑到岛后山黑松林里躲起来了，这里已找不到一兵一卒。包其民面对此情景，有些毛骨悚然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头发根都发麻，禁不住心惊肉跳。他又一次地站在那里踌躇不前，心想：我岛上部队全完了，整个要港叫他们给连窝端了个一干二净！

“怎么办哪？我的翻译官！”这时，包其民他那飞扬跋扈的中将威风竟变成了苟且偷生的畏畏诺诺，两手往大腿上一拍，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司令大人，练兵营肯定也好不了。我看岛上没有咱的活路，走吧！赶快到威海卫向皇军陆战队报告去！”孙翻译官见包其民六神无主了，便出了这个主意。

“报告？南京政府汪主席知道了，还不要我当司令的脑袋！”包其民一时有点吓懵了。

“不会，司令大人，争取立功赎罪嘛！”

包其民一听孙翻译官说的有道理，似乎充满着希望地说：

“对，立功赎罪是办法！”他又领着翻译官快步跑向码头。刚步下丁提督府门口大台阶，朝西瞻练兵营走了不远，猛然见路边躺着基地队上校司令

黎玉纯和在不远处中士宋小伍两人的僵尸。

“啊！”包其民站在黎玉纯尸首前惊呼了一声，然后，又自然自语地说，“我的黎司令，你……你也遇难了！”看来，黎玉纯死时有点委屈，直愣愣睁着两只牛眼睛。望着可怕的死尸，包其民尽管精神十分紧张，但他毕竟驰骋过疆场，见过世面，还是顺手脱下军帽，向死者深深鞠了一躬。他很清楚，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必须立功赎罪。于是，就急切地对身边的孙翻译官道：

“快点！我们要快去向威海卫皇军陆战队报告，想办法把辛成和逃兵抓回来！”

“是！司令大人。”孙翻译官担忧地说，“皇军辅导部、练兵营还不知怎样了？咱到那里去看看？”

“不用看，一切都完啦！”包其民丧气地说。

他们俩提心吊胆来到了伸进海里很长的栈桥铁码头，这里更是一片凄惨：桥上血迹斑斑，散乱着尸体，有的还压在一起。日本上尉辅导官桥本、基地队司令部中校副长万二虎等都死了。此时，包其民心里更强化了一个念头：“同事们都死了，我包司令还活着，若不赶快向上司报告，当有杀头之罪！”他十分着急地看了看军用和民用码头，自语道：“糟糕！糟糕透了！连一只船也不见，他娘的，真要绝我生路啊？”包其民眼巴巴望着隔海的威海卫，尽管才三海里远，但无船引渡，只得望洋兴叹！他正心急如焚，孙翻译官忽然指着

民用石码头东岸边上的两只小舢舨说：

“司令大人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咱自己动手摇船过去了！”

包其民不大相信孙翻译官地说：

“自己摇得动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摇得动！你坐在上面就行啦！”

“那好吧，走！”包其民见孙翻译官说话挺硬气，便同意了，两人就朝小舢舨疾步走去。孙翻译官年轻力壮，大步流星走在前面。

岸边上的两只舢舨，一只搁置得离潮水很远，上面没有任何工具；另一只靠潮印较近，橹和锚还在上面。两人决定用这一只，就打着磨磨把小舢舨推下海了。

孙翻译官让包其民先上去，自己两脚蹬岸用力一推，一个跨步蹿上以后，安好橹就摇起来。从摇橹动作看出，孙翻译官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是训练有素的。

海面的西北风明显比昨天减弱了，但还是顶着船头可劲刮个不停。没摇几下子，“格登”一声，橹椎掉了，小舢舨被浪打了横，又差点折回岸边。孙翻译官急忙又安上橹使劲一搂，调正船头，用力再次摇出了浅水区。这时的包其民干着急使不上劲，只是探头焦急地望着对岸直喘粗气。

糟在破船遇上了顶头风。走了不远，包其民觉得脚浸在水里，低头看，舢舨漏水了，急忙抄起木撮子向舱外舀起水来。离岸越来越远，舢舨漏得越

来越可怕。孙翻译官毕竟不常摇橹，加上惊魂未定，浑身发虚，不大会功夫就汗流满面了。包其民躬着腰光顾舀水，一撮子接着一撮子，身子一上一下，并不比摇橹轻松多少，也累得汗水涔涔，血管暴胀，喘不过气来。

按照规定，刘公岛到威海卫军港，有一道一海里半距离的警戒线。警戒线以内，只许航渡舰艇，小渔船是不允许驶过的。可是包其民和翻译官俩顾不上这些了，径直摇进了警戒线。他们懂得这样做是违犯规定的，可眼下也只好明知故犯。当他俩进入警戒线以后，孙翻译官放下手中的橹，挥动两臂当手旗朝威海卫信号台比划了一阵子，又拾起橹继续摇。驻威海卫日本海军陆战队信号台发现了。信号兵以为是渔民在呼救。立即发出询问和驱逐信号。包其民和孙翻译官没有理睬。翻译官不停橹地摇；包其民急得一手舀水，一手把军帽当作信号旗，在头顶上空摇来晃去……风浪中漂摇的小舢舨，距威海卫港渐渐地近了。

信号台的哨兵，已慢慢从望远镜里发现，小舢舨上原来是两个穿军装的人，而且都是军官……

因为威海卫日本海军陆战队，被八路军游击队打击得日夜不得安宁，只顾应付外战，半点没有发现刘公岛练兵营内部有人在搞武装暴动！暗淡的晨色里，对漂过来的这只小舢舨，看得模糊不清。开始，信号兵一直当作是渔民违犯规定看待，而对包其民的摇晃动作，辨别不出什么意思，近了，才知

道是打的求救信号。但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在望远镜里不好判断。信号兵只好报告作战值班室。值班员经请示长官，决定派艇前去接迎查巡。

很短时间内，艇只驶近舢舨甩出缆绳。孙翻译官扔下手中橹，把缆绳拴在舢舨前系柱上，接过包其民手中的木撮继续舀着水，让艇连人带船拖上了军用码头。

当包其民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作战值班室的时候，值班的是一个日本上尉军官河山。包其民和他的翻译官惊慌万状的狼狈相，使这位值班的日本军官大为诧异。

“太君！大事不好，我有罪！刘公岛部队暴动，全跑光啦！”包其民上前，朝着日本军官合手抱拳请罪了。孙翻译官立即作出翻译。

上尉军官河山一听刘公岛部队暴动了，就十分恼怒地厉声训斥包其民说：

“啊！你的有罪的大大的！你的饭桶的！巴格亚鲁！”

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。别看包其民是个堂堂的中将司令，本来在日本人面前就低三下四的。眼下，就更象是站在被告席上低头求饶听候处理的罪犯。日本值班军官河山臭骂了他几句之后，马上向陆战队长官平川中佐报告。

平川中佐得知消息，象一阵旋风般地闯进了作战值班室。一见包其民和孙翻译官，就不可一世，声嘶力竭地喊起来：

“哪呢——！你的吧嘎！”他火冒三丈把拳头往值班室桌上轰然一砸！瞪着两只就要凸出的怒眼，朝着包其民斥责道：

“你的昏君！刘公岛叛兵跑到哪里去啦？快快地给我把部队追回来！我们帝国在中国的海上防务完蛋啦！你知道的有？”

此时的平川中佐，简直象一头暴怒的雄狮，不能自己，先是冲着河山发火，又站在包其民面前质问：

“是不是八路军的干活？嗯？他们都是什么人？哪里的逃跑？快说，啊！”

包其民吱吱唔唔地回答：

“中佐，我不知道。”这场神不知鬼不觉的武装暴动，连包其民自己都如同坠入五里雾中，又怎么能对平川说得清楚呢？

包其民要翻译官向平川中佐请求说：

“请不要再抱怨我们了，我俩幸免一死，真是鬼使神差。头天下午突然一阵枪响，到晚上部队就都不翼而飞了！现在骂我打我都无济于事，要紧的是追击逃跑部队呀！中佐，恳求饶恕我们……”

平川的火气对着包其民还没发泄完，再次骤然走到河山上尉面前，举手“啪啪”两个嘴巴，并怒骂道：

“你的混仗的大大的！昨日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清楚刘公岛情况？！”

河山上尉挨了打，还得“哈哏”一声立正，低